



## 立春的灯火

■谢虹（河北）

黄昏时分，街灯次第亮起  
像一串未融化的雪  
挂在城市的枝头

风里藏着冬天的余味  
它轻轻掀动路人的衣角  
像翻阅一本即将过期的日历

公园里老人还在等待  
他们坐在长椅上  
数着过往，数着自己剩下的春天

我站在窗前  
看远处的灯火  
一盏接一盏，亮起来亮起来

## 春雨

■李德胜（湖南）

泥土裂开缝隙  
嫩芽伸出手臂  
潮湿的风掠过枝头  
树梢上的音符在跳跃

雨水落在花瓣上轻轻诉说  
远处的原野  
一片片新绿在蔓延  
山间的雾气朦胧  
是谁在低语  
溪水欢快地流淌  
奏响春天的乐章

花朵轻声细语  
诉说着生命的秘密  
鸟儿在枝头欢唱  
唤醒沉睡的大地

春雨绵绵无休  
滋养着每一寸土地  
万物在温柔中生长  
迎接新的生机与希望

## 观石

■陈冉（安徽）

欲滴未落，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  
时间被挤压，揉搓  
凝固的水珠填满裂缝  
一种不规则的排序昭示悬殊  
火，滚动，汹涌的激情被一一抹去

撕裂的疼痛还在，风在低诉  
顽石裸露胸膛，隐藏物质在深处  
被阳光抚摸，泪涌  
石化的情绪在一座荒亭弥散

## 在山上

■唐鸿南（海南）

在山上  
我与一壶老酒对话  
话里没有我的影子  
风吹过半晌  
吹斜我的影子  
却吹不走我的身体  
像四散的酒味  
躲进山林密布  
飘来的光芒  
尖叫着我们的话题  
劲风那样空空响亮  
劲酒那样逐渐攀升  
幽深之处  
酒话从不回头  
而我说的酒话  
又像是  
遍地开花的酒香  
我一个人  
便是一座山

副刊责任编辑：

郭园 冯开俊 胡全旺  
金松 王晓军

## 遇见舒婷

■王金平（河北）

诗抄本上的。我很欣赏这木棉树对橡树的告白，否定世俗、不平等的爱情观，呼唤自由、平等独立、风雨同舟的爱情观，发出了新时代女性独立宣言，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。

接到舒婷来信的几个月后，正好去福州出差，我抽空走进了福州市西洪路凤凰池福建作协小楼，在楼上我问一个男子舒婷在哪时，他指指一间办公室。

走进那间办公室，我见舒婷坐在一张木椅上正在读书。她身材纤弱，一头浓黑的头发，白净秀气的脸庞，嘴唇稍微撅起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三十多岁的样子。

我站到她的侧，说：“舒婷大姐，您好！”

她抬起头迷茫地望着我。我自我介绍说，我是河北邢台的王子。她一听笑了，放下书，说：“白马王子啊，你好！”说着，她站起来，向我伸出了手。坐下后，她说我来得巧，平时她住在鼓浪屿，这几天在省作协开会。

她看的书是《中外散文选萃》（第一集），正看杨绛的《流浪儿》。近几年，舒婷开始涉足散文，我在一些报纸上看到过几篇，多了旷达和知足，语言也转为平和纯熟，机智和幽默如灵光一闪。

“我的眼睛是湖中的鱼，发现你心中那潭碧绿……有心也好，无心也好，我始终没把它当成一种风景……”她用柔软的南方普通话，背诵着我的诗。

我惊叹她一个当今誉满中国文坛的诗人，竟能背诵下我这个无名青年的诗句，惊叹她

的记忆力超群。她告诉我，前几天还翻看我的《爱情屋》，我的不少诗歌里，都带有浅浅的或者浓浓的忧伤。舒婷还说，你能够走进河北大学作家班这高等学府，科班出身。河北出诗人，省文联主席浪波、省作协主席尧山壁和《河北文学》主编王洪涛，都是全国著名诗人。我告诉她，浪波和尧山壁都是我们邢台人，尧山壁是我的老师。她兴奋地说：“你真是幸运儿！”

“……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这才是伟大的爱情，坚贞就在这里：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脚下的土地。”我动情地朗诵着她的诗。

舒婷被我的激情感染，眼里晶光闪闪。

我说：“这首诗太让人感动，优美、深沉、敏感、忧伤、理性、委婉、鲜明、深刻、洗炼、饱满、微妙、形象、纯真、炙热、灵气、相融、崇高、完美，意象新奇瑰丽，比喻奇特，语言朴实，又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，她像一首清新的歌曲，拨动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。”

舒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上起了一层红潮，她垂着眼帘微笑着小声说：“你不仅是个诗人，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家。”

“让我做个宁静的梦吧 / 不要离开我 / 那条很短很短的街 /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 / 让我做个安详的梦吧 / 不要惊动我 / 别理睬那盘旋不去的鸦群 / 只要你眼中没有一丝阴云 / 让我做个荒唐的梦吧 / 不要笑话我 / 我要葱绿地每天走进你的诗行 / 又绯红地每晚回到你的身旁……”我朗诵

《会唱歌的鸢尾花》，兴奋地望着她。

这时的舒婷满脸绯红。

我说：“你的这首诗突兀、惊讶、缥缈、深远、陌生、勇敢、含混、多变、纯粹、烂漫、丰富、巧妙、撒娇、有趣、觉醒、绚烂、缝补、粘合、柔软、香甜，她像凡·高的画，让人产生许多海市蜃楼般的遐想。”

舒婷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其实，我写这些诗歌时，没想那么多，你是诗人中的诗人呀！”说完，她爽朗地笑了。

正在兴头，有个年轻人把头探进门口，说：“大姐，会议马上开始啦！”

舒婷回答说马上就去。

舒婷站起来，抱歉地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白马王子，我要开会去了，有机会我们再聊。”说着，舒婷伸出手来。

我忙站起，握住了那只绵柔、含蓄的手。

告别舒婷，以后再没相见。但我一直格外关注她。后来，舒婷很少写诗，而是写了大量的散文，散文集有《心烟》《秋天的情绪》《硬骨凌霄》《露珠的“诗想”》等。

舒婷的代表作有《致橡树》《双桅船》《祖国啊，我亲爱的祖国》《会说话的鸢尾花》《这也是一切》等，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。

听朋友说，舒婷一直住在鼓浪屿，她的家一度被标示在旅游地图上，大量游客造访扰乱了她平静的生活，致使她多次提出抗议。退休后，舒婷想过宁静的平民生活。

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想再次拜访她！



金色田园  
摄影 | 方华（安徽）

## 拜错年

■石承基（湖北）

大年初一清早，我抱着锦盒在村口直打转。手机地图上“刘文渊宅”的红点忽东忽西，微信里诗友发来的定位图早被烟花爆竹熏得模糊不清。几个穿红袄的小孩举着糖葫芦跑过，我忙拦住他们：“劳驾，刘文渊老先生家怎么走？”

“东头青瓦房。”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脆生生答道。

我顺着青石路数门牌，忽见朱漆大门贴着“文渊堂”三个鎏金大字，门廊下穿藏青唐装的老人正在逗画眉鸟。见我捧着礼品盒，他眼睛笑成两道

月牙：“贵客临门，快请进！”

堂屋里八仙桌早已摆开，腊味拼盘冒着热气。老人斟上自酿的杨梅酒，三杯下肚，我们从李白的“将进酒”聊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。说到兴起，我掏出手机翻出微信：“您上回发我那首《鸬鹚天》，‘寒塘渡鹤影’这句……”

老人突然呛了口酒，盯着我手机屏上的聊天记录直眨眼。这时大门“吱呀”一声，寒风中又进来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，肩头还沾着红梅花。

“师弟，你又替我待客

了？”后来者抖落大氅上的雪花，“方才王婶说看见个抱锦盒的后生往东头跑，我掐指一算——准是去年诗刊上那个小石。”

满屋子人哄笑起来。原来这村里东西两头各有个刘文渊，西头是省楹联学会顾问，东头是市作协副主席。方才引路的羊角辫小姑娘扒着门框探头：“石叔叔，我爷爷在西头老槐树底下等半天啦！”

“莫急莫急。”先前的“文渊”先生揭开锦盒，取出我备的歙砚摩挲着，“此砚纹理如

远山含黛，正合我新作长卷的意境。小石啊，你既拜了双师门，往后可要给我们俩老头各写篇书评！”

西头的刘老先生变戏法似的从袖中掏出诗集：“今日你既饮了东头的酒，可得品品西头的茶——这册《梅雪集》校注本，就劳烦你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两位老顽童已经为谁先赠书拌起嘴来。

窗外又飘起细雪，炉火把三个影子映在窗棂上。谁能想到这拜错的年，竟拜出一段文坛佳话呢？